

▲ 玉壶冰心

最美的告别

□ 郭鑫

我总觉得秋天是要被记下来的,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记录,而是像在旧书页里随便夹片枫叶,偶尔翻到的时候,心里先是一惊,然后就是一阵柔柔的、像潮水一样的思绪。

那天,我从那座熟悉的石桥上走到对岸的小园子去,桥下的水瘦了些,能够看到褐色的、静默的石头。岸边的几棵树,前几天还挂着胭脂红的叶子,今天一看,倒是稀疏了许多,像是一位清癯的学者,只是在高高的枝丫上,挂着几点白生生的小籽儿,像是句子后面的小小标点。

园子里的树最多的就是银杏了。它们挤挤挨挨地蜷缩在小土坡上,一声不响地亮出最灿烂的金色,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黄,不是初秋时节那种胆怯的淡黄,也不是柠檬那种张扬的明黄,而是那种被太阳最后的爱意焙过、又被秋霜细细吻过的醇厚的金黄。风很轻,怕打搅这庄重的告别仪式,总会有那么一两片不甘寂寞的叶子,从厚厚的金黄色“云层”里挣脱出来,打着旋儿往下飘落,像飞累了蝴蝶,没方向感地落在我肩头。我轻轻地捏住它,叶柄还是湿漉漉的,叶脉清清楚楚,就像一张生命的地图,只是再没有奔流的绿意了。我就把它小心地放进了大衣口袋里,像是藏好了整个季节的叮嘱。

正对着那片银杏林的长椅上,坐着一位老人,灰呢大衣裹着他的身子,脖子上绕着一条格子围巾。他没有看书,只是略微仰着头,眯着眼睛往上看,看着那一树金黄,看着那些树枝分隔出来的一小片天空。他的脚边落满了叶子,厚厚的像是铺了

一层金黄色毯子,他那双旧皮鞋就陷在里头。他坐着,仿佛不是个过客,倒是这个园子里一株能走动的、比银杏树还老的树。他的静默,和树的静默,融成一体。

我忽然无端地猜想,他是在听吗?在听那一片叶子从枝头离开的时候,那一声很轻的叹息?还是在想,自己生命里那些像这叶子一样数也数不清的别离?我终究没有走过去打扰他,有些话,只能在心里说。

以前读词,读到晏殊的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,总觉得那景致是肃杀的、凄冷的。现在站在这浓烈的、暖煦的金色里,才懂得那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的境地。秋的别离,并不是为了感伤,而是为了成全一份澄明的寥廓,它把夏日那些纷披的、纠缠的、密不透风的绿,一层层地卸下,好让我们的目光,能穿过光秃秃的干净的枝干,望得更远些。那远方,也许正迎着另一个春天。

夕阳的光,慢慢变得稀薄而又绵长起来,就像一块正在融化的琥珀色糖块,把万物都黏在一种甜丝丝却又凉丝丝的感觉之中。老人慢慢站起身来,拍掉身上的叶子,没有回头,就一步一步地走开了,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长长的斜阳中。

我若写与秋天道别,大约便是写这石桥下的瘦水,写这坡上的银杏,写这长椅上的老人,写这一种无言的、庄重的美。秋天哪是凄凉的呢?与秋天道别,分明是一场辉煌的、心平气和的仪式,它教会我们,原来最美的告别,是可以这样不着一个“愁”字,只是静静地盛放着,然后转身,将满地的金黄留给身后的天地。

▲ 吉光片羽

辽阔之境

□ 程应峰

第一次感受辽阔,是在无垠的草原。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,我踏上了一片未曾涉足的土地。草原在晨曦的映照下,如同一幅巨大的绿色画卷,铺展在天地之间。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,这大自然的守护者,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大地。微风拂过,草浪翻滚,发出沙沙的声响,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站在草原上,四周是无尽的绿色,天苍苍、野茫茫的感觉顿时袭上心头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开阔,心灵仿佛被这片草原洗涤,所有的烦恼忧愁随风而去。我闭上眼睛,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,那是一种带着青草味的空气,清新而纯净。我感受着大自然的呼吸,感受着生命的脉动,也同时领悟到了世间原本就有许多宽广的存在。

沙漠的辽阔与草原不同,它是一种荒凉而壮美的辽阔。有一年秋天,我走进了陌生的沙漠。沙丘连绵起伏,如同金色的波浪,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没有生命的喧嚣,只有风的呼啸和沙的流动。站在沙丘的顶端,俯瞰眼前的荒芜,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。沙漠的辽阔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渺小,沙漠植物的存在也让我看见了生命的坚韧。

而当我站在海边,望着那无边无际的蔚蓝,心中总会涌起强烈的震撼。海浪一次次地拍打着岸边,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,明明白白地昭示着神秘大海的无穷力量。海鸥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,它们的叫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首动人的乐章。沿着海岸线漫步,感受着海风的轻拂,心中充满了宁静祥和。

草原、沙漠、海洋,都是辽阔的存在形式。然而,辽阔之境并

非大自然才有,人类精神世界的辽阔更是动人心魄。历史天空里,伟大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,他们用智慧和才华所创造的辽阔之境更是大气磅礴。《战争与和平》,让人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,感受着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,体会着战争与和平的深刻内涵。列夫·托尔斯泰用他的笔,描绘了一个宏大而细腻的世界。而梵高的画作,以独特的色彩和笔触,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,创造了一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精神世界,那是一种艺术的辽阔,让人震撼,让人惊叹。苏轼一生坎坷,却始终保持着豁达的心境。他在黄州时,写下了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豪迈词句,展现了开阔的胸怀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。他用他的歌咏,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精神世界,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人生的辽阔。还有许多科学家,以他们的智慧揭示了无数未知领域。他们的思想穿越时空,创造了一个充满科学精神的辽阔之境,闪烁着永无穷尽的科学魅力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,但只要心怀辽阔,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。当陷入困境时,不妨停下脚步,抬头看看天空,那片无边无际的蓝天,会让我们的的心灵得到慰藉;当感到迷茫时,不妨静下心来,读一本好书,那些伟大的思想和智慧,会照亮前行的道路;当感到孤独时,不妨走进大自然,感受大自然的博大与包容,让心灵得到释放。

辽阔,是一种心境,是对生命的领悟与包容。它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,不再被狭隘的视野所束缚,不再被世俗的观念所限制。它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,在迷茫中找到方向,在孤独中感受到温暖。事实上,在我们的生活中,有许多人习惯于漫步心灵的旷野,寻觅属于自己的辽阔之境。这样的辽阔之境,并非地图上标注的遥远去处,而是一种心境,一种缘于灵魂深处的广袤与无垠。

▲ 碧野芳菲

季节的馈赠

□ 彭根成

秋风乍起之时,含苞待放的韭菜花,经过巧手腌制,便成了秋日餐桌上的一抹鲜香。一碟翠色盈盈的腌渍韭花,佐以煮好的羊肉,一箸入口,鲜香便自唇齿之间弥漫开来。

“当一叶报秋之初,乃韭花逞味之始……”提起韭菜花,便不得不提五代十国时期杨凝式的《韭花帖》。相传某年初秋,杨凝式午睡醒来,腹中空空,恰逢友人送来蒸羊肉,配上一碟新腌的韭花酱。他夹起羊肉蘸着韭花酱,吃得酣畅淋漓,兴之所至,挥笔写下六十三个字,这便是被誉为“天下第五行书”的《韭花帖》。谁能想到,一碟寻常的韭花小菜,竟成就了书法史上的不朽名作。

韭花虽小,却承载着千年的饮食智慧。早在汉代,朝廷便鼓励百姓种植韭菜,《四民月令》中便有“八月收韭菁,作捣齏”的记载。古人将未完全绽放的韭花采摘下来,洗净捣碎,加盐腌制,便成了秋冬时节佐餐的佳品。元代诗人许有壬曾赞道:“西风吹野韭,花发满沙陀。气较荤蔬媚,功于肉食多。”韭花的辛香,既能化解肉食的油腻,又能增添风味,难怪千百年以来,它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。

在我的家乡,到了秋天,家家户户都会腌制韭花。新鲜的韭花带着露水被采回,仔细择去杂质,反复淘洗,再晾干水分。随后放入石臼,加入粗盐,轻轻捣碎。若想风味更丰富,还可添些嫩黄瓜、胡萝卜或蒜瓣,一同腌制。最后装入干净的玻璃罐,密封冷藏,即便到了寒冬,开盖时仍能闻到那股鲜辣的韭香。

韭花酱的吃法多样,最经典的莫过于搭配羊肉。涮一片薄嫩的羊肉,在韭花酱里轻轻一滚,入口鲜香四溢,肥而不腻。若不爱荤腥,亦可拌入嫩黄瓜条,清爽中带着微微的辛辣,格外开胃。

韭菜花不仅美味,更有其独特的食疗价值。它富含维生素、钙、磷、铁等营养元素,能开胃生津、促进消化。古人早已发现它的妙用,因此无论是宫廷御膳,还是民间小菜,韭花都占有一席之地。

寒冷时节,家人围坐,火锅里的汤汁翻滚,羊肉片在沸水中轻轻舒展。夹起一片羊肉,蘸上自制的韭花酱,鲜香瞬间在口中蔓延。这一刻,千年的风雅与家常的温暖交融,让人不禁感叹:一碟韭花酱,竟能承载如此深厚的情味。这抹辛香,是季节的馈赠,亦是时光的味道。

▲ 心香一瓣

回到故乡

□ 雨山

故乡可以回得去,又回不去。村庄的位置始终没有变,还是那么大的地方,名字更没有变,但是房子在陆续翻新,庄稼换了一茬又一茬,伺候田地的人也换了,背着行李出走的人很少回来,很难再遇到儿时的伙伴。回到故乡,常常有熟悉又陌生的感觉,回去之前万分想念,一旦呆上一两天,又想尽办法找理由要离开。

回到故乡,闻一闻草木、泥土、饭菜的味道,听几句熟悉的乡音,吃几个自家院子里枣树上结的枣,把亲切、安全和松弛找回来,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。可是,你很快就会明白,自从正式离开的那一天起,故乡就已经不属于你。

在故乡,在不是土路的路上走着,感觉怪怪的,多少有些格格不入,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儿。真想迎面走来儿时的玩伴,回到童年,大家说说笑笑,追追跑跑,做些可爱的荒唐事——爬树,玩沙子,滚铁环。然而又怕,怕打完招呼即刻陷入集体沉默的尴尬。“物是人非”这四个字在故乡出现的频率最高,改变,对人的打击又是最大的,因为记忆是定格的一帧帧画面,而眼下却是另一番景象,甚至换了一个人,换了一个世界,现实是动态的,是变化的。

童年始终安放在故乡,即便它好似发黄的纸张,故乡也没有将其丢弃,这也许是很多人经常回来的动力。哪怕回去看一看也是好的,哪怕站在一个地方呼吸一下熟悉的空气也是好的,哪怕坐在家门口和路人打个招呼也是好的,哪怕和故乡的名字连在一起读一遍也是好的……

大槐树、大榆树、大枣树、杨树林、大水坑、炊烟、木梯、水缸、枯井,爷爷、奶奶、母亲……故乡无力挽留,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,好像从未来过。同样的怀疑还有:我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吗?拿什么来证明?写在土地上的诗歌,漾在云朵上的笑脸,栖在屋顶上的鸟雀,还是多年以前和你有关的事物?不敢问,不敢想。

离开时是秋天,归来时亦是秋天,从茂密的玉米地传来一模一样的虫鸣,迎面而来的凉凉的风,到底是吹人醉,还是催人醒?

每一个人都有故乡。

